

第十七回 祖夫人捨不得捉李代桃 卜公了慌殺了移花接木

詞曰：

好情替代，怎想他人償債。不是人情德賴，實難當心相愛。
身遭禍害，全望有人遮蓋。豈肯輕招你怪，只為要留我在。

右調《少年游》

話說管小姐，因念祖夫人有病，無人侍奉，遂自充做鄰女戴小姐，朝夕與祖夫人談笑飲食，直奉承得祖夫人心歡意悅。不但疾病全安，更兼身體康健，管小姐暗暗歡喜。只恨長孫尚去了許久，並無消息。雖有人傳說他死了，管小姐只是不信。思道：「長孫尚其父為官不貪，廉吏也。母安貧教子，淑媛也。就是長孫尚，不僅年少多才，又且言行不苟，君子也。天道雖深微不可知，若以常理論之，君子如長孫，決未有困厄不祿而即早死者。」

到了秋闈，榜發北京報到。管小姐叫人買了一張來看，見第一名解元，就是長孫尚，滄州人。直喜得心窩裡酥麻不了，忙報知祖夫人。

祖夫人這一喜，也非常。喜定了，忽又大哭起來。管小姐問道：「令郎高發，喜事也。老夫人為何轉生悲傷？祖夫人道：「戴小姐，汝不知道，我小兒因父死清廉，流落於此，貧人也，賤人也，有誰瞅睬？幸管親翁一見垂青，即招之西席。西席未暖，又蒙管小姐以三詩刮目，復舉入東牀。若論相知，此何等之知。若論施恩，此何等之恩。故小兒常自奮勵，欲致身青雲之上，以酬其知，以報其恩。若不幸無才無命，遭逢坎坷而死。倒也罷了。今既僥倖，忽有寸進，酬知報德此其時也。乃管親翁既海上未歸，而管小姐又人間早謝，小兒縱再進一步，腰金衣紫，卻報之何人？思量到此，怎教我不痛心。」說罷，涕淚如雨。

管小姐聽了，暗暗感激。因慰說道：「老夫人不必多憂。管小姐蒙老夫人如此追思，真管小姐之福也。老夫人但請放心，只在賤妾身上，包管終有一個管小姐來奉侍老夫人。」祖夫人道：「管小姐才美，人人所稱，安能復有？縱使別有一個管小姐，也不能比這個管小姐的情深義重了。且莫說以往恩義，即今死後，猶殷殷托戴小姐如此看視老身，則其孝義淵深為何如，焉能復有？」婆媳二人，一明一暗，相對著，彼此互相感激。正是：

恩知不減邱山重，情若難忘海樣深。

莫向倫常虛摸索，本根原自在人心。

長孫尚中了北京解元，報到青田，李知縣猶不在心，以為隔省舉人無甚相關。及到春闈見報，中了會榜第二名，便不覺驚心。曉得他母親尚住在青田，忙差人找尋著了，只得親自到門來恭喜。遂要送兩榜的匾額來，並要豎立旗竿。

祖夫人與戴小姐商量的，因叫人回覆道：「家爺尚在京未回，家中老夫人不便為禮，凡事俱求大爺從容，候家爺回時，再舉行罷。」李知縣只得去了。

祖夫人與管小姐見縣官來報，知道是真，喜個不了。過不多時，又報殿試中了榜眼。過不多時，又報奉旨回籍歸娶。

李知縣因舊時有追取玉支璣這些芥蒂，未免著急要周旋。因在大街上，選擇了一所大廳屋，收拾得齊齊整整。門前豎立旗竿，堂上高懸匾額。一個解元、一個會魁、一個擲眼，好不興頭。又備下薪米供給，擇個吉日，就要敦請祖夫人到新屋去住。祖夫人著人再三辭謝道：「寒儒偶爾登第，自有敝廬可居。況翰苑清署，且一勞未效，一功未奏，怎敢便改寒素之常，僭居華屋之下。」李知縣道：「居官自有居官之體。若居官而仍安側陋，則是辱朝廷也。要求老夫人遷居新屋為合理。」祖夫人又回道：「就理合遷居，也須候榜眼回時再議。」李知縣聳她不動，只得又去了。正是：

欺貧曾詐玉支璣，捧貴新開金屋扉。

總是一人分兩載，問今何是昔何非？

管小姐見祖夫人心上歡喜，安然無恙。又見長孫尚身榮貴，不日即歸，恐一時撞見不便，因辭祖夫人道：「賤妾原不該來親近老夫人，只因受管小姐之托，聞老夫人有恙，故代為侍奉。今幸康饒，榜眼又榮貴還鄉，賤妾可謝無罪，且請別去。候榜眼完娶事畢，老夫人有暇，倘不棄嫌，再來趨侍。」

祖夫人聽了，著驚道：「戴小姐何遽言別去？我老身前日當驚悸成病之時，若非戴小姐親來看視，百般開慰周旋，則我老身一悲一傷，此時已死久矣，安得至今。此雖戴小姐推管小姐之愛，然老身一冷一暖，一饑一寒，親受戴小姐之惠不淺矣。今日枯木回春，正思圖報，奈何遽言別去，使我心傷。」戴小姐道：「賤妾蒙老夫人視如兒女，亦不忍舍老夫人而遽言別去。但恐榜眼歸時，賤妾非親非故，難於相見。若躲躲藏藏，又殊屬不便，故不得已而請歸，乞老夫人諒之。」

老夫人聽了，忽沉吟半晌道：「我老身有一言，似乎合理，又似乎不合理；似乎近情，又似乎不近情。欲與戴小姐言之，不知可容我啟齒？」管小姐道：「老夫人與賤妾恩猶母也，賤妾於老夫人義猶女也，有何不可言，還要下問？」祖夫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就直說了，若不中聽，戴小姐卻休怪。昨縣尊報小兒奉旨歸娶，想是小兒在京，尚不知管小姐之變，故有此請。明日歸娶無人，察知其事，小兒感管小姐情義之深，定有一番舉動，不忍再娶。此雖酬知報德，理宜如此。但長孫一脈，宗祧所係，終非了局，設或再娶。我想管小姐既托戴小姐以事姑，戴小姐何不一發仗義，竟代管小姐以為婦。此雖老身捨不得戴小姐，而欲行權。戴小姐若慨然從而行之，雖另是一局，然尚不出管小姐遺意也，不識戴小姐以為何如？」

管小姐聽了，假吃驚道：「老夫人之言，果不近情，果不合理，毋怪乎老夫人之不輕於言也。令郎榜眼，今非昔比，乃玉堂金馬貴人也。奉旨歸娶者，管侍郎女也。縱管小姐有變，豈少公卿之女，怎能議及寒賤？」祖夫人道：「賢愚品也，貴賤遇也，當取其實，不當循其名。即小兒之慕管小姐，亦慕其詠雪之長才，答聘之佳詠，並御變之妙智，非慕其侍郎女也。我看戴小姐，賦窈窕之容，抱幽貞之性，朱嫌其赤，粉壓其白，誠絕代之佳人也。至於受死亡之托，而死不變心。事疏遠之人，而有知骨肉，雖古賢媛莫能過也。惜管小姐遭變，未接其芳香，而今怏怏。然私心揣度，設或見之，則比於戴小姐不相上下。我不敢重死而輕生，亦不敢貴名而賤實。戴小姐與管小姐周旋久，不識以老身之言為何如？」

管小姐聽了，嘻嘻笑道：「老夫人怎看得這等分明。且候令郎榜眼歸時，迎娶無人，再當別議，此時未免太早。」遂辭別而歸。祖夫人知道，留她不住，惟執手留連，再三訂後會之期。正是：

若信虛名最誤人，但隨兩耳失精神。

誰聲誰色誰形影，明眼方才認得真。

祖夫人送了戴小姐回去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卜成仁，自管小姐死後，便癡癡呆呆，見神見鬼。雖眼前不見管小公子動作，還怕管侍郎回朝報仇。雖有信求父親挽回，猶恐挽回不來，未免愁悶。再想不到長孫尚連科中了，又殿了榜眼。忽然見報，直驚的一個小死。驚雖驚，卻還認他新中了，自然要在翰林做官。況他又是滄州人，定然要接母親，不是還鄉，便是上任，再沒個又到青田來的道理，略略放心。過了半月，早有人紛紛傳說奉旨歸娶，這一驚真要驚死。還恐傳聞之信不確，因又來見縣尊打聽。

李知縣道：「怎麼不確，本縣已替他置了新屋，候他衣錦歸娶。」卜成仁聽見是真，一發嚇慌了。因問道：「他奉旨歸娶，不知娶何人？」李知縣道：「一定是娶管小姐了。」卜成仁道：「管小姐已死，卻娶何人？」李知縣道：「若歸娶無人，只怕還要波及到賢契，賢契也要早為之計。」

卜成仁已自驚慌不了，忽又聽見說要波及到他，一發驚慌。早不覺屈了雙膝，跪在縣尊面前，再三要求他救命。李知縣忙扯起他來道：「本縣向日因徇了賢契之情，迫出他的玉支璣來，得罪於他。如今匆匆置屋周旋，尚不知可能周旋得來，所謂自救，尚且不暇，焉能又有餘力庇及賢契。我且問賢契，向日上庫的玉支璣，賢契上價取出又作何用？」卜成仁道：「並未他用，原為長孫無忝轉定下舍妹了。」李知縣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他既定了管小姐，為何又定你令妹？」卜成仁道：「有說也。只因治晚生要求管小姐，欲長孫無忝貪此棄彼，故以此為香餌之釣。彼此說合，雖不啻再三，然俱非實情。」李知縣道：「若果如此，則賢契尚有一線可救。」卜成仁道：「有何可救，萬望見教。」知縣道：「他聘令妹之事，昔日雖說是假，今日他一個榜眼，也不辱了你尚書的門楣，何不問認了真，等他歸娶之時，竟公然執聘請嫁與他。他見管小姐死了，或欣然願娶，亦未可知。嫁娶若成，則管小姐威逼之事，自不問了，豈非救你之一線。」卜成仁道：「老父母之算，可謂妙矣。但慮長孫榜眼為人最重情義，況他與那管小姐的情義又更重。他若知管小姐死了，定要為管小姐報仇，哪裡肯改娶。不知可還有別策使他不追究，而竟娶則妙了？」

李知縣又沉吟半晌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我又有了一法。我想他在京中，既請旨歸娶，自然不知管小姐之變。待他來娶之時，等我與管公子說知，央他不要說出管小姐之死，竟將令妹充做管小姐，暗嫁與他。等成親之後，再細細說明，那時銀河已渡，玄霜搗成，再愁他做甚。縱使有言，亦不為大害矣。」卜成仁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此計妙甚。容歸與舍妹言之，若舍妹允從，再來懇求老父母與管公子去說。」說罷別去。正是：

只知罪當死無辭，誰料團團都是疑。

到得機關看破後，方知久已失便宜。

卜成仁雖與縣尊商量，要將妹子充做管小姐去嫁與長孫尚，是一條妙計。及走到家裡，要向妹子開口，又知妹子年紀雖小，卻為人言語不苟。因向日騙他的玉支璣去答聘，被他絮聒了一番，今日如何又去開口。若妹子不嫁他，明日長孫尚歸娶無人，追究起來，這一死何辭。無可奈何，只得先進來下一禮，求母親鄭氏道：「孩兒的死期將到了，母親知道麼？」鄭氏道：「我怎麼不知，只是沒甚救你。」卜成仁道：「母親若肯救孩兒，倒有一個妙法，只怕母親不肯。」鄭氏道：「癡兒子，怎說此呆話。你父親有幾個兒子！若是有法救得你，便割我的肉，我也不惜。有甚妙法，可快快說來。」卜成仁道：「管小姐被孩兒威逼死了，人人皆知。虧得府縣畏父親吏部之威，不敢胡言亂語，故討得暫時安靜。不期管小姐許嫁的丈夫長孫尚，昔日是一個寒儒，還欺他得下。誰知他連科中了鼎甲，做了榜眼。今又請了聖旨，來娶管小姐，已出京在路。倘明日到了，訪知管小姐是孩兒威逼死的，奏知朝廷，則孩兒這一死如何免得。」鄭氏道：「我一個婦人，如何救你？你前日已寫信去求父親，難道父親就沒個回信？」卜成仁道：「父親不回信者，想也是沒法。孩兒今日與李知縣再三商量，倒有一法在此。向日這長孫尚，孩兒因要奪他管小姐之婚，曾戲將妹子許嫁與他，要他退了管小姐之婚讓我故求妹子做了一首玉支璣的詩答他。後來妹子知道，為此詩與我爭鬧一場，此是母親所知。在當日設計，原是要他。就今日想起來，管小姐又死了，他一個青年榜眼，才又高，人物又風流，不嫁他卻嫁何人？莫若將當日之假，竟認真了。等他來歸娶，竟執了玉支璣之聘，請府縣為媒，竟嫁了去。以妹子的才美，怕他不喜？婚姻既成，一可以完妹子終身之事；二可以救孩兒的性命。此雖兩利之道，但恐妹妹性子有些高傲，恐以權變為嫌，不肯應承，故孩兒特求母親苦勸她一番，或者她才心肯。」鄭氏聽了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！彼此有益，待我就去勸她。」

遂不叫人去請，竟自走到後樓來，尋見了紅絲小姐，將卜成仁之言，細細說了一遍，道：「這一事你若許了，一時就有三利，你哥哥威逼管小姐之罪，可以由此而免，一利也；哥哥若免死，又可全了父親的宗嗣，二利也；我兒你負此才美，得嫁這個風流榜眼，也不枉了，三利也。以我算來，實實是好，不知你意下何如？」紅絲小姐道：「若單論婚姻，只聞淑女君子求之，未聞畏訴訟逮獄，即輕身而往者。若論保哥哥之性命，全卜氏之宗桃，雖死亦無不可，何敢爭禮？但女子三從，父在從父。今父命不知謂何？而為女子者，竟自適人，雖民間嫁娶，亦不敢行，何況卿相之家乎！且於榜眼不榜眼，風流不風流，孩兒不問也，乞慈母諒之。」

鄭氏見紅絲小姐說得正大有理，無言可勸，只得又走了出來，說與卜成仁知道。卜成仁聽了，因跌腳道：「要等父命，這還好哩！聽得人說，長孫尚已出京多時了，只怕早晚就到。若再差人去請父命，只怕請得命來，我的性命已嗚呼了！」鄭氏道：「你且不必著慌。你妹子雖然如此說，但我看她沉沉吟吟，也還不十分固執。你且去料理管家之事，妹子待我再去勸他，或者肯了也不可。」卜成仁道：「母親吩咐的是。孩兒且去外面打點，妹子之事，要在母親身上。」

遂走了出來，又去見李知縣道：「舍妹之事，治晚生已曾說明了。只求老父母到管家一言，倘能救得治晚生，自然重報，決不敢忘。」李知縣道：「本縣一官，俱蒙尊公覆庇。賢契之事，即本縣之事，敢不週旋，怎麼說起報來。賢契且請回，本縣即刻就去見管公子，看他是何光景，再作道理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屏開雙孔雀，褥隱兩鴛鴦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」